

1996年5月15日,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野马川乡48岁的小煤窑矿主李小才与他雇佣的一位贵州安顺籍矿工在他的小煤窑井口处。

当时,经过磅秤计数后,李小才付给矿工12.5元人民币。这个小煤窑的煤层距离地面不足100米,煤层厚度仅有2米多。正常情况下,这位矿工一天能从井下拉两筐煤到地面,他在运煤过程中,井下还有一位挖煤工,所得收入由俩人平均分配。



1996年,本报有关贵州扶贫的报道之一。



2017年12月11日,已经69岁的小煤窑矿主李小才和妻子在自家的房屋前留影。

李小才说:“我当了18年的矿主,曾经开过两个小煤窑,先后雇过200多名挖煤工,当时平均每天有20多人在挖煤。”但是,由于道路不通畅和运力不足,效益始终很低。后来,政府开始整顿非法小煤窑,他的两个小煤窑先后被关闭,之后他和妻子回到村里种田至今。

21年后重访野马川

于文国 摄影报道

1996年5月,本报“新闻扶贫”小分队深入到被描写为“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的黔西北大山深处的野马川乡实地采访。当时,野马川8500多户父老乡亲正在“全民上阵”依托当地丰富的煤、铅、锌、铁等矿藏资源急于脱贫,但由于科学技术、管理措施、产业结构以及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据记载,当时全乡290多家乡镇企业中,90%以上是小煤窑和土法炼铅锌企业,非法黑煤窑和小炼炉更是不计其数。

天空中笼罩着重重的铅锌炼炉的烟尘,许多村庄里的男青年竟然在征兵工作中没有一个人体检合格……

2017年12月10日至12日,作者沿着当年新闻扶贫时走过的足迹重访野马川。山还是那些山,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近些年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野马川的天空亮了,植被绿了,街道新了,道路通了,笑声多了……

本版选登8幅“21年前”和“21年后”拍摄于野马川的对比照片。



21年前(1996年5月),野马川乡村街道上的年轻人。



21年后(2017年12月),野马川乡村街道上的年轻人。



1996年5月,野马川乡被土法炼铅锌窑炉淹没的村庄。当时,由于一根根烧窑的烟子酷似“炮弹”,野马川曾被戏称为“兵工厂”。



2017年12月11日,一位在流动中卖猪仔的农民。当日清晨,他从猪圈里赶出了11个猪仔,每个猪仔的价格600元,接近中午时还剩3个。



1996年5月,在野马川乡像这样的“大型炼炉”遍布山野。



2017年12月11日,野马川乡村民陈开林将一处废弃的土法炼铅锌的厂房改造成了养猪场,开始规模养猪。他说:“今年养了50多头,每只猪收入3000多元。”他打算明年将养殖规模扩大至100多头。



更多精彩扫码关注